成大中文學報 第六十四期 2019年3月 頁 21-62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從「益齋北學填詞說」談高麗李齊賢詞學淵源

簡錦松*

摘 要

朝鮮徐居正《東人詩話》,贊揚高麗人李齊賢的詞作,卻認為東人與中國語言不同,不能倚聲填詞,李齊賢只因曾經北學於中國才能填詞,其說法似是而非。

本文全面查閱高麗時期的文集,指出填詞之人已經不少,並從李齊賢的詞作裡,發現李齊賢的詞學淵源是從北宋—金—高麗這個系統承傳而來。高麗人輸入曲譜和唱法,歌妓可能以韓式漢字讀音演唱,文人亦以此法倚聲填詞,李齊賢在高麗本土已能填詞,不必到中國之後學了漢語,才能把詞填好。文中也對李齊賢到元大都這件事,作了分析,並且指出高麗人到元朝所學的是蒙古語,而不是漢語,徐居正的揣測,顯然失宜。

全文透過精密的採證,通過對北宋—金—元—高麗這一條詞學流動的脈絡,建立高麗詞學與李齊賢填詞淵源的正確看法。

關鍵詞:高麗、詞學、李齊賢、元、現地研究

٠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On the Origin of Li Qi Xian's Ci-ology

Chien Chin-S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Xu Ju Zheng (1420-1488) spoke very highly to Ci-poetry of Li Qi Xian (1288-1367) in *Dong Ren Shi Hua* (Korean poetry Talks). As known, Li was a prominent poet during Koryo Dynasty. Xu was attributed to Li's works, however by considering the Korean difference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has rendered the failure of posing Ci-poetry. It is because Li had traveled to the north of China and to learn Chinese Ci-poetry, and this is specious argument. Based on Xu's opinion, Li's Ci-ology is groundless. I discover that many writers posed Ci-poetry apart from Li and Li's CI-poems demonstrate that they originated from Norther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score and singing methods borrowing from China, writers including Li in Koryo Dynasty were able to pose Ci-poems as Geisha might sing in Koryo-Chinese characters. Hence, Li began to write Ci-poems before he traveled to China. Besides, Li with his fellows learned Mongolian rather than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ir visit Yuan Dynasty. All of these establish undoubtedly that Xu's assertion that Li's Ci-poetry a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is an erroneous arguments.

Keywords: Koryo Dynasty, Ci-ology, Li Qi Xian, Yuan Dynasty, On-Site Research

從「益齋北學填詞說」談高麗李齊賢詞學淵源

簡錦松

一、前言

高麗李齊賢(1287-1367)有詞一卷,受到後人很高的評價,朝鮮徐居正(1420-1488)《東人詩話》提出「益齋北學填詞說」,長久以來被用於詮釋李齊賢的詞學淵源:

樂府句句字字皆協律,古之能詩者尚難之。陳后山、楊誠齋皆以謂蘇子瞻樂 詞雖工,要非本色語,況不及東坡者乎?吾東方言音與中國不同,李相國、 李大諫、猊山、牧隱,皆以雄文大手,未嘗措手,唯益齋備述眾體,法度森 嚴,先生北學中原,師友淵源,必有所得者。近世學者,不學音律,先作樂 府,欲為東坡所不能,其為誠齋、后山之罪人明矣。¹

徐居正晚於李齊賢一百二、三十年,仰首追談前輩,「先生北學中原,師友淵源,必有所得者」之語,出於仰慕則可,若說李齊賢是因為到了中國,填詞才能超軼他人, 其實未必。

徐居正提出了三點:第一,吾東方言音與中國不同,所以不能填詞。第二,李 相國(李奎報,1168-1241)、李大諫(李仁老、眉叟,1152-1220)²、猊山(崔瀣,

¹ 朝鮮·徐居正:《東人詩話》(首爾:保景文化社,1991),卷上,頁38。陳后山、陳後山兩用,宋以來古籍屢見。

² 高宗安孝大王7年庚辰:「三月,右諫議大夫李仁老卒。仁老,初名得玉,自幼,能屬文,又善書,與當時名儒,吳世材、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諶之,結為七賢之游。庚癸之亂,祝髮遊山,後擢魁科。性褊急,見忤當世,不為大用。」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2),頁 639。

自號猊山隱者,1287-1340)、牧隱(李穡,1328-1396)都未嘗填詞。第三,李齊賢 北學於中國,得到師友淵源,所以獨擅填詞。隨之,他也批評當時興起的填詞風潮 不會成功³,因為填詞必須要句句字字協律,東國人不會說中國語言,又不學音律, 怎麼會填詞呢?依照「吾東方言音與中國不同」的思維,徐居仁似指李齊賢在中原 學了中國語言。

其實,徐居正所提出未嘗填詞的李相國等四人,李相國及牧隱都有詞作,猊山 的文集裡連詩都沒有,不只是不填詞而已,李大諫只有詩話《破閒集》三卷,沒有 留下文集,無由查考,不能遽指其不填詞。可見他對這四個人的指證,只是隨興提 及,並沒有經過詳細調查。

「北學」一詞,早見於李穀(1298-1351)《稼亭集》〈送金同年東陽遊上國序〉, 是指高麗人到中國遊學:

君每於詩酒間慨然嘆曰:「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內;起釣築而當鈞衡,棄草萊而談道義者,不知其幾何。男兒不可守一鄉、局一事也,吾將北學于中國。」仍誦〈小雅·伐木篇〉:「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未嘗不三復也。4

李穀為李檣之父,父子二人皆曾在元大都應試,成進士。⁵李齊賢也曾被門生以「北學游中國,東還相五朝」⁶之語稱頌,其實,在元大都的生活固然是李齊賢生平經歷之大者,但他是在成學之後,以高麗官員的身分到忠宣王身邊任職⁷,與北學中國的

³ 徐居正所指的近世學者,可能是姜希孟(1424-1483)《私淑齋集》、金宗直(1431-13492)《佔畢齋集》、金時習(1435-1493)《梅月堂集》、曺偉(1454-1503)《梅溪集》這一些人,他們的詩文集裡,都有許多詞作。又,按:韓國曹姓寫法與我國不同,不是錯字。

⁴ 高麗・李穀:《稼亭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巻8,頁8b-9b。按,本文引用《韓國文集叢刊》,皆先利用韓國古典翻譯院之《韓國古典綜合DB》網站(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然後再查核原書。

⁵ 按:李穀(1298-1351),至順3年(1332)舉征東省鄉試,元統元年(1333)成進士,任承事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年36。李穡(1328-1396),至正13年(1353)與征東省鄉試,至正14年(1354)成進士,為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⁶ 見高麗・李崇仁(1347-1392):〈文忠公益齋先生挽詞〉,《陶隱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卷2,頁26b-27a。

⁷ 參見簡錦松:〈高麗詩人李齊賢的成都紀行詩詞〉,《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收入

概念,畢竟有別。而且,高麗人與元人交往,主要是學習蒙古語,並不是漢兒語,若說是因為北學中國,會說中國語,才擅長填詞,是聯想太過了。

高麗的填詞風習,早期應由北宋直接輸入,宋室南渡後,改為經由金國傳入,蒙古滅金前後,與高麗戰爭數十年,道途中斷,也影響了文學的傳輸,高麗臣屬蒙古之後,與中國的往來益密,高麗文集保存至今者極少,但主要人物李奎報及李穡、李齊賢都填詞來看,填詞之風在高麗應該是正常流行的。本文將以「北學中國」這個命題的真偽為引子,進行現地研究式的全面考察,對北宋—金—元—高麗這一條詞學流動的脈絡,自李齊賢的角度重新予以定位,以解釋其填詞的淵源。

關於李齊賢詞的研究,韓國韓信大學柳己洙教授(유기수)曾以《李齊賢及其詞之研究》取得香港大學博士⁸,並撰有〈《益齋長短句》的淵源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單篇論文⁹,其所編纂《歷代韓國詞總集》(2006)¹⁰,對韓國詞學頗有貢獻,歡迎參考。

二、從詞牌運用觀察李齊賢詞的淵源

(一) 李齊賢詞列表

下文先列表介紹李齊賢所作詞,然後再舉其中五個詞牌為個案,加強解說。

 序號
 詞牌
 小題
 寫作地點
 淵源

 1
 沁園春
 將之成都,以下成都行
 元大都
 蘇軾

 2
 水調歌頭
 望華山
 華陰縣
 蘇軾

表1 李齊賢詞目錄

《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第6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頁551-604。

- 8 〔韓〕柳己洙:《李齊賢及其詞之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論文,1991)。
- 9 〔韓〕柳己洙:〈《益齋長短句》的淵源及其對後世的影響〉,《詞學》36(2016.12),頁87-107。
- 10 〔韓〕柳己洙編:《歷代韓國詞總集》(首爾:韓信大學校出版部,2006),本書出版後,柳氏仍不 斷有新發現的增補,近年發表有〈中國詞의 受容과 創作- 새로 발견된 高麗·朝鮮詞를中心으로〉, 《中國學研究》65 (2013.9),頁 3-24。

成大中文學報第六十四期

4 人月圓 馬嵬,效吳彥高 興平縣西 吳激 5 水調歌頭 過大散關 大散關 蘇軾 6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成都 蘇軾 7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成都 蘇軾 8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値雨 成都 元好問 9 菩薩蠻 舟次靑神 青神縣 蘇軾 10 菩薩蠻 舟中夜宿 眉州 蘇軾	
6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成都 蘇軾 7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成都 蘇軾 8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値雨 成都 元好問 9 菩薩蠻 舟次靑神 青神縣 蘇軾 10 菩薩蠻 舟中夜宿 眉州 蘇軾	
7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成都 蘇軾 8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値雨 成都 元好問 9 菩薩蠻 舟次靑神 青神縣 蘇軾 10 菩薩蠻 舟中夜宿 眉州 蘇軾	
8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値雨 成都 元好問 9 菩薩蠻 舟次靑神 青神縣 蘇軾 10 菩薩蠻 舟中夜宿 眉州 蘇軾	
9 菩薩蠻 舟次青神 青神縣 蘇軾 10 菩薩蠻 舟中夜宿 眉州 蘇軾	
10 菩薩蠻 舟中夜宿 眉州 蘇軾	
11 上帝己 曹尔 贾尔 二.4788	
11 太常引 暮行 羅江縣 元好問	
12 浣溪紗 早行 綿州外 蘇軾	
13 木蘭花慢 長安懷古 西安府 柳永、 ラ	元好問
14 大江東去 過華陰 華陰縣 蘇軾/目	即念奴
嬌	
15 浣溪紗 黃帝鑄鼎原 閿鄉縣 蘇軾	
16 木蘭花慢 書李將軍家壁 — 柳永、ラ	元好問
17 鷓鴣天 過新樂縣,以下江南行 新樂縣 蘇軾	
18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九店 蘇軾	
19 鷓鴣天 飲麥酒 — 蘇軾	
20 鷓鴣天 揚州平山堂今為八哈師所居 揚州 蘇軾	
21 鷓鴣天 鶴林寺 鎮江 蘇軾	
22 鷓鴣天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追錄 — 蘇軾	
23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平沙落雁,以下松京作 松京 柳永	
24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遠浦歸帆 松京	
25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瀟湘夜雨 松京	
26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洞庭秋月 松京	
27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江天暮雪 松京	
28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煙寺暮鍾 松京	
29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山市晴嵐 松京	
30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漁村落照 松京	
31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平沙落雁 松京	
32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遠浦歸帆 松京	
34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漏楣夜雨 松京 松京	
35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江天暮雪 松京	
36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煙寺暮鍾 松京	
37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山市晴嵐 松京	
38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漁村落照 松京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紫洞尋僧 松京[原文	
缺]	

	I	[r = r.
39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青郊送客	松京
40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北山煙雨	松京
41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西江風雪	松京
42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白岳晴雲	松京
43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黃橋晚照	松京
44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長湍石壁	松京
45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朴淵瀑布	松京
46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紫洞尋僧	松京
47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 南郊送客	松京
48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北山煙雨	松京
49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西江風雪	松京
50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白岳晴雲	松京
51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黃橋晚照	松京
52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長湍石壁	松京
53	巫山一段雲	松都八景——朴淵瀑布	松京

以上李齊賢所作詞共五十三首,使用了十六個詞牌,〈沁園春〉、〈水調歌頭〉、〈蝶戀花〉、〈水調歌頭〉、〈滿江紅〉、〈洞仙歌〉、〈菩薩蠻〉、〈浣溪紗〉、〈大江東去(念奴嬌)〉、〈鷓鴣天〉、〈江神子〉,其中十一個詞牌曾出現在蘇軾詞中。〈木蘭花慢〉、〈巫山一段雲〉,曾出現在柳永詞,屬於北宋傳入高麗的系列。〈人月圓〉,用吳激體,屬於北宋入金遺老傳入高麗的系列。〈木蘭花慢〉、〈玉漏遲〉、〈太常引〉等三個詞牌,雖見於南宋,金人元好問(1190-1257)多用之,應是由金傳入高麗。

下文中,將針對〈人月圓〉、〈木蘭花慢〉、〈巫山一段雲〉、〈太常引〉、〈玉漏遲〉 五個詞牌的傳承,作個案分析如下:

(二)個案分析

1、人月圓與吳激

李齊賢在〈人月圓〉題下自注云:「馬嵬,效吳彥高」。吳彥高即吳激。吳激著有《東山詞》,現在僅留下數首而已。其中,〈人月圓〉、〈木蘭花慢〉及〈春從天上來〉¹¹等三首,在高麗、朝鮮時期都很受重視。

^{11 「}海角飄零。歎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 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嚦嚦,山溜泠泠。 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破中原,

李齊賢對吳激的重視,除了〈人月圓〉這一首被他提出來效仿外,李齊賢也寫過〈木蘭花慢〉這個詞牌。不止於此,李齊賢在另一首〈江神子:冒雨到九店〉詞的上片末句,用了吳激〈訴衷情〉的首句:「夜寒茅店不成眠」。¹²《中州集》評論吳激詞時曾說:「樂府『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傷心事』、『誰挽銀河』等篇,自當為國朝第一手」¹³,此句在金、元間十分知名,李齊賢全句借用,並非不知情,應是他對吳激的愛好。

吳激〈人月圓〉的詞與曲調,最遲在1264年,已經由李藏用傳入了高麗,與李齊賢同時同朝的韓宗愈,也聽過了這個曲子。也就是說,李齊賢寫〈人月圓:詠馬嵬〉時已經知道這首曲子,不必在進入萬卷堂之後,再別求師承了。

下面,再比較吳激與李齊賢兩的〈人月圓〉詞: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 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吳激)¹⁴

五雲繡嶺明珠殿,飛燕倚新妝。小顰中有,漁陽胡馬,驚破霓裳。 海棠正好,東風無賴,狼藉春光。明眸皓齒,如今何在,空斷人腸。(李齊賢·馬嵬)

吳、李二詞,從句式、平仄,以及句內的字音的陰陽變化,都有相似之跡。清人萬樹《詞律》所收中,本調以吳激為正例,以楊无咎末句作「一年三百六十日,願長似今宵」,以及首句起韻押仄聲之「月華燈影光相射」詞,為另兩體¹⁵,可見本詞本有三種體式,李齊賢所以加上說「效吳彥高」,應指自己使用了吳彥高這一體,而不採用該詞牌的其他另體。

塵飛滄海,飛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對一窗涼月,燈火青熒。」金・吳激:〈春從天上來一會寧府遇老姫,善鼓瑟,自言梨園舊籍,因感而賦此〉,收入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

^{12 「}夜寒茅店不成眠,殘月照吟鞭。黃花細雨時候,催上渡頭船。 鷗似雪,水如天,憶當年。到家 應是,童稚牽衣,笑我華顛。」金・吳激:〈訴衷情〉,收入唐圭璋編:《全金元詞》,頁4。

¹³ 金·元好問輯:《翰苑英華中州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1,頁6b。

¹⁴ 金·吳激:〈人月圓一宴北人張侍御家有感〉,收入唐圭璋編:《全金元詞》,頁 4。

¹⁵ 清・萬樹:《詞律》(臺北:世界書局・1965)・卷 5・頁 143。

2、〈木蘭花慢〉的傳習由來

〈木蘭花慢〉先有柳永之作,然後分化為兩種格式。一是由吳激到蔣捷所用的南宋之體,一是元好問(1190-1257)等人所用的金、元之體。李齊賢在〈木蘭花慢〉詞,並沒有採用吳激體,他可能是由解讀柳永詞,發展出自己所認為的句式,而恰好與元好問等人的作法相同;也可能是金人解讀柳永詞之後,再傳入高麗。

下面先舉出吳激詞,再以柳永、李齊賢二詞來比對,再談金元之體。吳激〈木 蘭花慢:中秋〉云:

敞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樓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u>闌干,眺河漢外,</u>送浮雲,盡出眾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 <u>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u>嘆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潘。<u>幽歡,縱容易得,數</u>佳期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¹⁶

柳永的〈木蘭花慢〉,如依吳激詞的斷句,可以讀成:

坼桐花爛熳,乍疏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綢桃繡野,芳景如屏。<u>傾城,盡尋勝去</u>,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 <u>盈盈,</u>門草踏青,人豔治,遞逢迎。向路旁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u>歡情,對</u> 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¹⁷

《詞律》以南宋蔣捷(1245-1301)詞為正格¹⁸,若依《詞律》之說,則吳詞的「干、安、歡」三字都是韻字,柳永詞的「城、盈、情」三字也是韻字。也就是說,吳激和蔣捷都以他們自己的理解,而成為柳永〈木蘭花慢〉的正格繼承人,在南宋繼續流行。

不過,如果不知道這三個韻字的話,柳永詞讀成下面這樣也可以:

坼桐花爛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缃桃繡野,芳景如屏。<u>傾城盡、</u> <u>尋勝去</u>,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 <u>盈盈鬥草</u> 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旁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

¹⁶ 金・吳激:〈木蘭花慢一中秋〉, 收入唐圭璋編:《全金元詞》, 頁5。

¹⁷ 宋・柳永撰,高建中點校:《樂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102-103。

¹⁸ 清・萬樹:《詞律》, 卷7, 頁186。

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

這樣的讀法,對於原詞的詞意無損,句式也通順。但是,吳激詞就不能讀成:

敞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樓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u>闌干眺、河漢外</u>,送浮雲、盡出眾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 <u>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u>嘆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潘。<u>幽歡縱、容易得,</u>數佳期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

「闌干,眺河漢外」變成「闌干眺、河漢外」,「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 變成「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幽歡,縱容易得」變成「幽歡縱、容易得」 的話,實在不成語。可是,這種改變正是李齊賢這兩首〈木蘭花慢〉的斷句方法:

騷人多感慨,況古國,遇秋風。望千里金城,一區天府,氣勢清雄。<u>繁華事、無處問</u>,但山川、景物古今同。鶴去蒼雲太白,雁斯紅樹新豐。 <u>夕陽西下水流東,興廢夢魂中。</u>笑弱吐強吞,縱成橫破,鳥沒長空。<u>爭如似、犀首飲,</u>向蝸牛角上、任窮通。看取麟臺圖畫,唯餘馬鬣蒿蓬。

將軍真好士,識半面,足吾生。況西自岷峨,北來燕趙,並轡論情。<u>相牽挽、歸故里</u>,有門前、稚子候淵明。對酒歡酣四坐,挑燈話到三更。 <u>高歌伐木</u>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任客路光陰,欲停歸騎,更盡飛觥。<u>人間世、逢與別,</u>似浮雲聚散、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其中第一首的「繁華事、無處問」、「夕陽西下水流東,興廢夢魂中」、「爭如似、犀首飲」,以及第二首的「相牽挽、歸故里」、「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人間世、逢與別」,原來有小韻之處,改為兩個不用韻的短句,過片處則改為七、五言兩句,句句皆用韻。在這樣斷句下,音義都很渾成。當然,李齊賢這兩首詞如果斷句成吳激詞的樣子,也不成語。

這種體式在金、元中還有元好問九首、段成己一首、劉秉忠(1216-1274)四首、 白樸(1226-1306)十二首、王惲(1228-1304)二十五首、胡祗遹(1227-1293)十 首等等,不論從數量或作者的知名度來看,都可說是金、元時期〈木蘭花慢〉的主 流,而其平仄押韻和斷句格式,皆與李齊賢相同。¹⁹推測這種格式的產生,最早雖是以柳永詞為藍本,卻沒有採取中間有三個小韻的作法,才會形成後來的情況。

李齊賢在這個詞牌中沒有吳激的曲譜形式,而是承用上述金、元的主流,這個主流體式在元好問年輕時就產生了,想必早早已經流入高麗。²⁰

3、〈巫山一段雲〉與八景問題

〈巫山一段雲〉是李齊賢寫得最多的詞牌,他有兩組《瀟湘八景》²¹和兩組《松都雜詠》,都用「巫山一段雲」詞牌。同一曲子、同一題目,為何要寫兩遍?原因不詳。²²

高麗文人題詠「瀟湘八景」的淵源,可以上推到高麗明宗(1170-1197 在位)命 群臣詠〈宋迪瀟湘八景圖詩〉,當時李仁老先有七絕八首組詩,陳澕繼作七古八章, 這一年是 1179 年,上距李齊賢出生百餘年。²³其後,李齊賢有〈和朴石齋、尹樗軒

¹⁹ 以段成己為例,見〈木蘭花慢一元宵感舊〉:「金吾不禁夜,放簫鼓,恣遊遨。被萬里長風,一天星斗,吹墮層霄。<u>御樓外、香暖處</u>,看人間、平地起仙鰲。華燭紅搖醉勒,瑞煙翠惹吟袍。 <u>老來懷抱轉無聊。辜負可憐宵。</u>遇美景良辰,詩情漸減,酒興全消。<u>思往事、今不見</u>,對清尊、瘦損沈郎腰。惟有當時好月,照人依舊梅梢。」唐圭璋編:《全金元詞》,頁 149。

²⁰ 元好問對高麗詞的影響很大,但高麗文集中卻無人談到元好問,到朝鮮中期,才有洪世泰(1653-1725)《柳下集》、李宜顯(1669-1745)《陶谷集》,才對元好問大力褒揚,研究者容易忽略。再舉一個重要的例子,是高麗末年李詹所作的〈感皇恩辭為天使兩位作〉,詞云:「丹鳳下朝鮮,錦文交錯。舉國同欣承異渥。(缺四字一句),頓首三呼嵩岳。星郎回,玉節登江閣。 雲水茫茫,煙花漠漠。(缺七字一句)。魚龍亦樂,共沐恩波騰躍。渡江君莫怪,風濤惡。」這是李詹在建文 2 年(1400)奉使南京後,回程於 11 月 24 日在邊境的連山站,接待由明朝派往朝鮮,正在回程中的陸、林二位使臣,三人登閣遊覽歡宴後,以〈感皇恩〉詞記其事,載於李詹:《雙梅堂篋藏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6 冊,卷 2,頁 333b。由於李詹的詞都是後人輯佚而來,收錄時即有闕文,上片少了一個四字句,下片少了一個七字句,「星郎回」八字,也被誤植到後面。但是,按律循譜,確實是〈感皇恩〉詞調。〈感皇恩〉有許多體,李詹都不採用,所選擇的是元好問「金粉拂霓裳」這一首的體式。

²¹ 「先君戴慜公雅好書畫,家累百餘件,必令希孟收藏齊帙。其中奇愛者,益齋文忠公所作「瀟湘八景・巫山一段雲」八首,乃其手翰也。希孟間請得於何所,公曰:『得之文忠公遠孫李公暿,此實真跡也。』」朝鮮・姜希孟(1424-1483):〈雜著・歌詞・瀟湘八景〉,《私淑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2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卷5,頁18b-19a。

²² 柳己洙說李齊賢以「巫山一段雲」詠瀟湘八景及松都八景,都做了兩組,是沿用了李奎報做八景詩 一次兩組的故例。

²³ 高麗·陳澕(生卒不詳,約 1179-1228 在世):《梅湖遺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

用銀臺集瀟湘八景韻〉七絕組詩和李仁老元韻,即用此時故事。²⁴其後才以〈巫山 一段雲〉詞牌詠瀟湘八景和松都八景。

李齊賢以後,有鄭誧以〈巫山一段雲〉寫蔚州八景。繼之,朝鮮取代高麗,建新都於漢陽(今首爾市),鄭三峰有〈新都八詠〉,用六言絕句寫作,權近則以〈巫山一段雲〉和之,即〈新都八景,次三峯鄭公道傳韻〉。²⁵

有學者認為,李齊賢在萬卷堂時與趙孟頫有所往來,趙孟頫曾經用「巫山一段雲」詞牌寫過十二首組詞,歷數巫山的十二峰,由於同為組詞,又同寫景,而認為李齊賢受其影響。²⁶但是,用「巫山一段雲」詞牌寫組詞,柳永就這樣做了,不必等到趙孟頫。柳永寫了五首〈巫山一段雲〉,每一首都有遊仙之辭,如「清旦朝金母,斜陽醉玉龜」、「蕭氏賢夫婦,茅家好弟兄」、「金母忍將輕摘,留宴鰲峰真客」、「昨夜麻姑陪宴,又話蓬萊清淺」、「上清真籍總群仙,朝拜五雲間」之類,因而到金元時全真教道士馬鈺、尹志平都寫了不少〈巫山一段雲〉,內容也偏向道情,此外,在中國境內很少人寫這個曲子的詞。至於用〈巫山一段雲〉寫巫山廟,也始自五代李珣,趙孟頫用之寫巫山十二峰並無新意。況且,《全金元詞》所收趙孟頫詞,雖有〈太常引〉、〈紫鬱花〉、〈水調歌頭〉、〈浣溪紗〉、〈人月圓〉、〈木蘭花慢〉、〈巫山一段雲〉等七個詞牌與李齊賢相同,但其中〈蝶戀花〉、〈水調歌頭〉、〈浣溪紗〉是常見詞調,李齊賢的〈太常引〉第二句用五字法,不與趙詞同;〈木蘭花慢〉過片首句用韻,也與趙詞不同,在在皆可證明趙孟頫詞並不是李齊賢的學習路線。

既然李齊賢與趙孟頫的詞學路線不同,八景之詠在高麗本身早有傳統,趙孟頫 以〈巫山一段雲〉寫巫山十二峰,又是沿襲舊法,這三個條件加起來,若指稱李齊

刊》正編第2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頁19a-20b。

²⁴ 朴石齋名孝修,尹樗軒名奕,見高麗·李齊賢:《益齋亂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 叢刊》正編第2冊,卷3,頁8b-9b。

²⁵ 高麗·權近:《陽村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7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卷8,頁1a-2b。

²⁶ 車柱環先有此說,認為李齊賢〈巫山一段雲〉是步趨趙孟頫。〔韓〕柳己洙:〈中國과 韓國의「巫山一段雲」詞研究〉、《中國學研究》8(1993.10),頁 209-238,承用師說而議論加詳。衣若芬:〈李齊賢八景詩與韓國地方八景之開創〉、《中國詩學》9(2004.6),頁 147-162,也用其說,我以為並無關係。

賢是到元大都之後,才北學於趙孟頫而寫下這四組〈巫山一段雲〉詞,並沒有說服力。

4、〈太常引〉的金元北派傳承

〈太常引〉詞調,《詞律》以辛棄疾詞為正格,第二句六字者,為另一體。²⁷下面是正格的辛棄疾〈太常引〉: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髮、欺人奈何? 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李齊賢所用的是所謂「第二句六字者,為另一體」的格式:

棲鴉去盡遠山青,看暝色、入林坰。燈火小於螢。人不見、苔扉半烏。 照 鞍涼月,滿衣白露,繫馬睡寒廳。今夜候明星,又何處、長亭短亭。

由於金、元人如李俊明、元好問、劉秉忠、王惲所作,大量使用第二句六字體。²⁸可見李齊賢所學的,應自金、元而來。李齊賢之後,有金烋(1597-1638)〈太常引:春閨詞其四〉,首二句作:「良人遠應白頭征,無信使、向長城」²⁹,李槊(1613-1654)〈百五節有感,用太常引體〉首二句為:「雨橫風狂三月天,去年何似今年」³⁰,都是六言句,皆句法與李齊賢同。

5、〈玉漏遲〉由金、元北派而來,但又不同於金元詞

〈玉漏遲〉,《詞律》以元好問詞為正格³¹,元好問以此詠「壬辰圍城中,有懷 淅江別業」,詞云:

淅江歸路<u>杳</u>。西南仰羡,投林高鳥。升斗微官,世累苦相縈繞。不入麒麟畫裡,又不與、巢由同調。時自笑,虛名負我,平生吟嘯。 擾擾。馬足車塵,

²⁷ 清·萬樹:《詞律》,卷5,頁151。

²⁸ 辛棄疾亦有用第二句六字體,元好問亦有用第二句五字體,但數量都少,非其本人之正體。

²⁹ 朝鮮·金烋 (1597-1638):《敬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00 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2),卷 4,頁 16b。

³⁰ 朝鮮・李槊 (1613-1654):《活齋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 32 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7), 巻 1,頁 10b。

³¹ 清・萬樹:《詞律》, 巻 14, 頁 321。

被歲月無情,暗消年少。鐘鼎山林,一事幾時曾了。四壁秋蟲夜語,更一點、 殘燈斜照。青鏡曉,白髮又添多少。

元好問這首詞,首句用韻,又有三字句「笑、曉」等處押韻,過片以「擾擾」為韻,單提兩字,從文法上看,於義亦長。而且白樸(1226-1306)、王惲(1227-1304)、姚燧(1239-1314)都在此處押韻,如白樸的「懊惱。楚峽行雲,便賦盡高唐,後期誰報」,王惲的「清擾。回首分飛,悵落落相期,望高崧少」,姚燧的「渺渺。漢水滄波,間流盡人間,幾多悲嘯」皆然。南宋蔣捷(1245-1301)〈玉漏遲一壽東軒〉也有「縹渺。柳側雙樓,正繡幕圍春,露深煙悄」之句,用了相同格式。

李齊賢之作為〈玉漏遲:蜀中中秋值雨〉:

一年唯一<u>日</u>。遊人共惜,今宵明月。露洗霜磨,無限金波洋溢。幸有瑤琴玉笛,更是處、江樓清絕。邀俊逸,登臨一醉,將酬佳節。 豈料數陣頑雲,忽掩卻天涯,廣寒宮闕。失意初筵,唯聽秋蟲嗚咽。莫恨姮娥薄相,且吸盡、杯中之物。圓又缺,空使早生華髮。

首句也用韻,其他三字短句押韻處,李齊賢也都注意使用「逸、缺」了。惟獨過片的首句不同,李齊賢作:「豈料數陣頑雲」,六字意思一貫,「料」字也沒用韻。李齊賢沒有和其他金、元作家一樣押韻,可能是別有因緣,事實上,〈玉漏遲〉是常用曲牌,北宋宋祁「早是賦得多情」、南宋吳文英「每圓處即良宵」、周密「雨窗短夢難憑」、張炎「幽趣盡屬閒僧」,不論是六字句型,或是未在第二字用韻的韻法,都與李齊賢相同,在元滅金之前,高麗與南宋幾乎沒有交通,或許是元朝統一促成文學交流,李齊賢乃參用南宋詞法,正好與南宋的蔣捷採取金、元之體,相反而相似。

以上選取五個詞牌,對李齊賢詞作了分析,可看到他所使用的大部份詞牌都是柳永、蘇軾用過的,少數是吳激、元好問用過的,從句式和押韻的現象來看,四例是沿著「北宋—金—高麗」這個系統來的,這些曲譜是在李齊賢之先已經傳入高麗,只有〈玉漏遲:蜀中中秋值雨〉一例,不循金、元途徑而返學南宋。整體而言,李齊賢乃是在高麗習得填詞之法,後至元大都,並不是到了元大都以後,才向中國文人學習。

三、高麗文集中保存的其他人詞作

(一)李齊賢入元前,高麗文集中所見的詞作

在李齊賢之前,高麗已有人填詞,妓樂也會唱詞。在本小節中,我先介紹李齊賢之前,以及和他同時代人的填詞作品。在下一節裡,再從詞的曲譜輸入和妓樂唱詞活動,來證明填詞是高麗人已經傳習了的技能,不必等到李齊賢赴元大都之後,才開始學詞。

目前可見到最早的高麗文集,是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其中便有詞數首,如 〈丙申門生及第等設宴慰宗工朴尚書,予於筵上作詞一首〉,調寄〈桂枝香慢〉,其 詞云:

光華慶席。正玉筍參羅,迎致嘉客。還有嬌花解語,近前堪摘。殷勤好倒千金酒,幸相逢,不妨歡劇。兩翁俱老,門生獻壽,古今難得。 念往日,貪遊好樂。恨枯瘦如今,何處浮白?多喜開筵,別占洞天仙宅。莫教舞妓停飄袖,顧看看,紅日西側。笑哉殘叟,搖肩兼將手雙拍。32

丙申門生,指高麗高宗 23 年 (1236,南宋端平 3 年)及第的門生設筵祝其座主朴廷 揆致仕,酒席是設在樞院朴椐的宅中,同席的還有朴學士仁著、朴侍郎暉。李奎報 年歲較長,酒酣即席作詞一首,三位朴先生都有和章。

李奎報看到三位朴學士的和詞,想起高宗 25 年戊戌(1238,宋理宗嘉熙 2 年)自己致仕時,他四度主持科舉所取的門生也曾聯合設筵如此,其中一位門生今天也在現場,因而他再寫了一首〈是日三朴學士見和,復次韻〉,也是用〈桂枝香〉詞牌。連同〈次韻李侍郎需和桂枝香詞見寄二首〉,總計《東國李相國集》所保存的這次唱和詞,共有五首,實際上,眾人所作不止於此。³³

《詞律》於〈桂枝香〉(即桂枝香慢)調,取王安石「登臨送目」為正格,李奎

³² 高麗・李奎報(1168-1241):《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巻10,頁5b-6a。

³³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後集卷 10,〈又別贈門生〉,頁 6b;後集卷 10,〈次韻李侍郎需和桂枝香詞見寄 二首〉,頁 7a-8a。

報的〈桂枝香慢〉,除了末聯之外,句式與平仄譜全同。末聯王安石作「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是用三個四字句(王安石有少數詞寫成六一六句),李奎報諸作都使用「四一七」句型。今存宋元人所作〈桂枝香慢〉,體格皆與王安石相同,至於高麗詞的作法,則未見中國人使用。

幾天後,李奎報又填了一首詞,題為〈六月一日朴學士暄設華筵會客,並邀予 參赴,酒酣作詞一首贈之〉,調寄〈清平樂〉,詞云:

虚臺豁榭。自足清風,未知朱夏。不分豪門亦呼我,宴席綺包羅裹。 可憐 兩箇紅妝,皓齒笑勸玉觴。感極敢辭芳酒,唯愁歸路扶將。³⁴

本詞從「不分豪門」到「歸路扶將」,平仄句式都與〈清平樂〉詞牌正格相同,但正格〈清平樂〉的開頭是「四一五」句式,此處用的是三個四字句,在朝鮮詞中未見此例。蓋此種作法僅見高麗時,朝鮮以後填詞,皆守中國譜式。³⁵此外,上片當用一韻,但詞中「榭、夏」和「我、裹」分屬碼、哿二韻,應是作者一時未作分別而已。

至於〈臨江仙〉詞,先有李奎報以〈臨江仙〉詠希禪師方丈觀碁³⁶,其後,李 承休(1224-1300)也作了〈臨江仙令〉,題云:〈慶原李侍中扈駕遊衫廊城,作臨江仙令以慶中興之兆,承休謹依韻課成一首奉呈〉:

水繞山迴成別境,昌基諺亦相傳。龍飛鳳舞共差然。中容千岫輳,外控一江弦。 四海五湖波正淥,澄澄一點無煙。重瞳舜日正中天。聯珠星報瑞,定鼎業增年。(是時五星聯珠故云)³⁷

³⁴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後集卷 10,頁8b-9a。

³⁵ 如朝鮮·李殷相(1617-1678):〈十一日發林斗,行四十里,午抵南涯,馬上望見蓬萊外面,口占清平樂志喜〉、《東里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22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4),卷 5,頁 3a,有,首二句作:「宿雲初卷,露出芙蓉面」,朝鮮·金載瓚(1746-1827):〈韶陽詞 八闋之八〉、《海石遺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59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首二句作:「澹煙飄薄,郎意似游絲」,皆用「四一五」句式。

 $^{^{36}}$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卷 8,頁 $^{3a-b}$ 。

³⁷ 見高麗・李承休(1224-1300):《動安居士行錄》,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李侍中即李藏用,高麗元宗 9 年(1268)正月己亥,李藏用為門下侍中³⁸,則其扈 駕遊衫廊城作〈臨江仙〉必在此後,李藏用的原唱今不傳。

其他詞人,尚有林椿(1179前後在世)的友人皇甫沆,林椿〈與皇甫若水書〉, 有云:

某啟,昨於梁君之廬,得足下所撰樂章六篇,手披目睹,反覆成誦。…… 非若鄭衛之清角激楚以鼓動婦女之心也。論者或謂淫辭豔語,非壯士雅人 所為。³⁹

文中「非若鄭衛……」、「論者或謂淫辭豔語……」、都是宋人用來批評填詞的用語。由此看來,皇甫沆所撰的樂府六篇也是詞體。

(二)李齊賢入元後,高麗文集中所見的詞作

李齊賢是在大元延祐元年(1314)正月到萬卷堂。下面這些作品,應作於此年 之後。首先是李毅(1298-1351)詠真州新妓名詞的〈浣溪沙〉,詞云:

客路春風醉不歸,笙歌緩緩夜遲遲。竹西樓迥月參差。 行樂雅宜無事地,尋芳卻恨未開時。他年誰折狀元枝。⁴⁰

又有〈南柯子〉詞,副題為「次平海客舍詩韻」:

古木多寒籟,虚簷剩晚涼。秋聲無處不鳴商,況是客程佳節過重陽。 詩壁 籠紗碧,歌筵舞袖香。官奴已老尚新妝,幾見使君遺臭與流芳。⁴¹

平海郡位於江原道南端,今屬慶尚北道。作者既然是次韻客舍的壁上所題,則壁上原來有另一位無名作者的〈南柯子〉,可以想見。

李毅詞最知名的是八首〈巫山一段雲〉,副題為〈次鄭仲孚蔚州八詠〉,八詠的主題是「大和樓」、「藏春塢」、「平遠閣」、「望海臺」、「白蓮巖」、「碧波亭」、「開雲

² 冊, 卷 2, 頁 8b。

³⁸ 慶原侍中即李藏用,見高麗·金坵(1211-1278):〈代平章事李藏用讓門下侍中表〉〈同前謝侍中表〉, 《止浦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頁40b-42a。

³⁹ 高麗・林椿:《西河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冊,卷4,頁 9a-10b。

⁴⁰ 高麗·李穀:《稼亭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 卷20, 頁11a。

⁴¹ 高麗·李穀:《稼亭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20,頁12b-13a。

浦」、「隱月峰」, 今舉其第一首「題大和樓」如下:

鐵騎排江岸,紅旗出郭門。遨頭來此送賓軒,賓從亦何繁。 水色搖歌扇, 花香撲酒尊。但無過客鬧晨昏,淳朴好山村。⁴²

題中既然說是〈次鄭仲孚蔚州八詠〉,也就是說鄭仲孚已先寫了八首〈巫山一段雲〉 詞,現存《雪谷集·卷下》的〈詩〉類中還有這八首,題詠次序皆相同,因為混雜 在詩卷裡,題目上也沒有標出是〈巫山一段雲〉,因而不曾被人注意,以第五首「題 碧波亭」為例:

疊石欹秋岸,叢篁臥晚汀。舟人云是碧波亭,碑壞已無銘。 雨過沙痕白,煙消水色青。當時歌調不堪聽,倚棹涕空零。⁴³

鄭仲孚何許人也?他就是鄭誧(1309-1345),字仲孚,號雪谷,李齊賢曾為他作〈雪谷詩序〉,他的兒子鄭樞也是李齊賢的門生。44鄭仲孚曾於元統2年(1334)出使到元大都45,至正2年(1342)出守蔚州(蔚州郡今屬韓國蔚山廣域市),詠蔚州的八首〈巫山一段雲〉,作於此時。李齊賢與鄭誧一家熟識,究竟是李齊賢先用〈巫山一段雲〉寫組詞,還是鄭誧先作呢?

鄭誧不但有上述〈巫山一段雲〉八首,他還用〈巫山一段雲〉寫了一首「辛水原席上贈妓」,下文還會談到。鄭誧還有〈浣紗溪〉詞二首,前者為代妓女贈鄭誧,後者為鄭誧答妓女。46此外,他也填過〈臨江仙〉,作品不少。

李齊賢的下一代人中,文名最盛的李穡曾作〈讀益齋先生松都八詠〉云:「益老 文章迥出群,馳煙走海勢沄沄。松都八景牢籠盡,只是巫山一段雲。」⁴⁷給予李齊

⁴² 高麗·李穀:《稼亭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20,頁11a。

⁴³ 高麗·鄭誧(1309-1345):《雪谷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下, 頁4b。原註:「俚里有碧波亭曲」。

⁴⁴ 高麗・李齊賢:《益齋亂稿》,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 「拾遺」, 頁 7a-8a。

⁴⁵ 高麗・崔瀣(1287-1340):〈送鄭仲孚書狀官序〉、《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 叢刊》正編第3冊,巻2,頁1a-2b。

⁴⁶ 高麗・鄭誧:《雪谷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上,頁 18a-b。

⁴⁷ 高麗・李穡 (1328-1396):《牧隱稿》,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4 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巻 7, 頁 3a-3b。

賢極高評價,他自己的詞也作得很好,茲舉其〈次韻蝶戀花:仰山亭〉為例:

數日仰山亭下步,直欲扶筇,穩送斜陽暮。自是愛山成野趣,吾生敢擬山前住。 興與孤雲飛鳥去,只恨江山,如此無人語。拈起詩愁千萬緒,天低鬼 泣沈吟處。⁴⁸

與李穡同時的還有陳義貴⁴⁹,曾以〈巫山一段雲〉寫清安八景,見姜希孟〈與一菴 南遊,至清安縣,板上有府君陳義貴「清安八景・巫山一段雲」八篇,詩語極高, 果愜素聞,因題八詠,借一菴名,書板掛壁〉⁵⁰,根據姜希孟的說法,陳義貴用〈巫 山一段雲〉詞調寫下清安縣(屬忠清北道)「龍門送客、龜石尋僧、薍谷牧馬、磻灘 捕魚、榻城白雨、椒嶺晴雲、清河楔飲、黌舍閑吟」等八景。

李穡的後輩成石璘(1338-1423),也有〈病中賦阮郎歸寄呈牛後〉詞云:

春寒悄悄閉重門,疏簾雨氣昏。達官厚祿是誰恩?香爐火尚溫。 人語少, 鳥聲喧,風花飛上軒。園中井水豈無源,汲多能不渾?⁵¹

與成石璘同年出生的金九容(1338-1384),也長於填詞,在其《惕若齋學吟集》中 收錄了七首詞,有〈畫堂春:代人〉、〈卜算子:代人〉、〈長相思:代人〉、〈巫山一 段雲:送李直門下出按西海〉、〈鷓鴣天:送節廉使〉、〈少年行:驪江〉、〈朝中措: 驪江〉,七首之中,有三首詠驪江,茲舉〈少年行〉為例:

黃驪古縣最風流,江上有高樓。水綠山青,柳陰深處,終日繫蘭舟。 纖歌一曲行雲遏,芳草恨悠悠。十二闌干,三行粉面,明月滿汀洲。52

⁴⁸ 高麗・李穡:〈摩尼山紀行〉,《牧隱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4 冊,卷 4,28a。這首詞被放在一堆詩當中,標點也標成五言詩。

⁴⁹ 陳義貴在高麗恭讓王3年(洪武24年,1391)自常侍被流,任清安縣當在此前。見朝鮮・金宗瑞: 《高麗史節要》,卷35,頁629,忠讓王3年:「三月戊子朔,……都評議使司啟曰:……乃流常侍 陳義貴、鄭習仁等九人于外」,此後,1398年鄭三峰死,陳義貴有〈哭鄭三峰〉,載於朝鮮・徐居正 等受教編之《東文選》。又據《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太宗2年(1402)還有陳義貴的記載, 其時尚存。

⁵⁰ 朝鮮·姜希孟:《私淑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2冊,卷1,頁8b-9b。

⁵¹ 牛後,即李行(1352-1432),號騎牛子,與李穡、鄭夢周交好,有《騎牛集》行世。見高麗,成石 璘(1338-1423):《獨谷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冊,卷上,頁15b。

⁵² 高麗·金九容(1338-1384):《惕若齋學吟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

此外,元天錫(1330-?)也有詞四首,〈鷓鴣天〉兩首、〈阮郎歸〉與〈蝶戀花〉各 一首。⁵³

綜上所見,從高麗第一本文集《東國李相國集》開始,到李齊賢的後一輩人士中,填詞風氣久盛不衰,這些人絕大多數未曾到過中國本土,可見能不能填詞,和 有沒有中國經歷,實在沒有必然關係。

四、高麗詞學的淵源與李齊賢

要了解李齊賢詞,必須知道高麗的詞學淵源;而談到高麗詞學的淵源,又必須正視高麗時期的蘇軾現象。筆者從《東國李相國集》起,逐一察考到高麗結束之後出生的崔恒(1409-1474)《太虚亭集》,所有文集裡談到中國歷代文人,最後一個就是蘇軾,蘇軾之後,僅僅陸游被談到一次。54由於歷來談論高麗詞壇對蘇軾接受的論著不少,又為字數所限,本文擬繞過前人的議論,從另外兩點來切入本話題。

(一) 高麗從北宋、金、元的文學輸入

異國間文學的傳播,在官方來說,可以經由使節團的採購手段取得書籍。在民間來說,也會有行商往來貿易圖書取利,讓最新的文學訊息在其間流通。

由《宋史》所見,北宋與高麗間的使節往來十分密切,當時高麗奉遼國為正朔, 北宋對高麗的招納,應有削弱遼國、刺探遼國的意圖;當然,北宋對高麗可能為遼 國作間諜,也懷有戒心,從蘇軾論高麗使臣的箚子中,就可以明白的看到這種心理。

冊,卷下,頁41a。

⁵³ 高麗·元天錫(1330-?):《耘谷行錄》,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冊,卷 1,有詞四首,頁11a-b,為〈南谿柳下追涼作鷓鴣天,憶契內張、趙二公〉;頁18b,為〈鷓鴣天— 促織詞〉;頁24a及26a,有〈阮郎歸〉、〈蝶戀花〉二詞,置於〈許同年仲遠以詩見寄,分字為韻 二 十八首〉大型組詩中。

⁵⁴ 在漫長的時間潮流中,僅有高麗·閔思平(1295-1359)〈杏村書室梅花〉詩,才寫到陸游,見《及菴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3,頁5a。

相反的,高麗長期以來對中國有好感,積極地希望傾向中國。到了宋徽宗時,由於聯金伐遼政策,北宋和高麗的友好程度到了最高點,《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證明。這部書的作者徐競(1091-1153),在宣和 5 年(1123)奉使弔慰高麗睿宗之喪,利用行程之便作了考察,寫成此書。金人滅了北宋,高麗向金國朝貢,也派使臣到南宋來,但終不敢得罪金國,而南宋也擔心高麗為金國作間諜,在宋孝宗隆興 2 年(1164)之後,高麗使節就絕跡了。

金人據有中原時,曾多次派使臣到高麗,蔡松年和吳激的出使,便是著名的例子。

吳激是什麼人呢?李齊賢寫〈人月圓〉詠馬嵬時,說「效吳彥高體」,吳彥高就是吳激。他是米芾的女婿,靖康之難(1126-1127)前,吳激在宣和7年(1125)留守燕京,任職安撫司勾當公事,參與機要討論,可見他早有時名,也擔任要職。以後,他奉使金國,被羈留未歸,就在金的翰林院供職。吳激是在那一年入金的,現在並不清楚,和他一樣出使金國議和而被留置的宇文虛中是在南宋建炎2年(1128)使金被留,在一些文獻中,吳激稱宇文虛中為翰苑前輩,雖然年歲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但也可推想,吳激被金人留置可能在其後。到了金天會14年(1136),吳激銜命出使高麗。可見他入金被留,就在這七、八年之間。

吳激和北宋文學流入高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吳激本身就有北宋文學傳人的 代表形象,也擅長填詞,他的父親吳栻是宋神宗熙寧 6 年(1073)進士,崇寧 2 年 (1103)任給事中時,徽宗為答謝高麗修好⁵⁵,派吳栻和戶部侍郎劉逵一同出使高 麗。此行,吳栻曾著有《雞林記》二十卷。

由於有這樣的關係,金朝派遣吳激奉使高麗,意義頗大。因為父子前後同使高麗,必定會成為話題,而且吳激的岳父米芾(1051-1107),是蘇軾的摯友,與蔡襄、 黃庭堅並稱宋代書法的四大家。對愛好文學和書法的高麗大臣來說,在當時必定引 起很大的注意。隨後,金朝進入所謂「大定明昌五十年」的盛世⁵⁶,直到金宣宗貞

⁵⁵ 元符 3 年(1100)哲宗死,徽宗嗣位,高麗派懿王嘏前來弔喪和賀新,為吳栻此行的前因。

⁵⁶ 金·元好問撰,姚奠中點校:《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卷 8,〈甲午除夜〉詩,頁 229。

祐 2 年(1214)避蒙古兵鋒而南遷到汴京,高麗使節才無法再來。當北宋時期,因 為忌諱遼國與高麗的關係,不肯多賣圖書到高麗來,然而,從吳激出使高麗,到高 麗失去金廷的消息,這八十年間,從金國販運到高麗的圖書必定大為增加,曲譜也 可以自由進來。

蒙古滅金和入侵高麗期間,由於接連而來的戰爭關係,正常的貿易必然受到影響,文學書籍是不急之務,應首當其衝。雖然說,即使在戰亂中仍有南宋人到高麗,如李奎報〈次韻宋朝播禪老寄空空上人〉所云:「宋朝禪子祖播因歐陽伯虎東來,以詩一首寄我國空空上人,兼貺漆鉢五器、斑竹杖一事,又名庵曰兔角,手書其額以寄之。予嘉兩師千里相契之意,又聞歐陽君詩名,亦復渴仰,因和二首。一以寄播禪老兼簡空空上人,一以寄歐陽二十九」⁵⁷,便是其例。但是,像這樣的往來,在戰爭的陰影下,實在微不足道。以下面崔瑀為林椿《西河集》作〈西河集後序〉的題名為例:

貞祐十一年壬午仲冬,樞密院使吏兵部尚書上將軍崔瑀跋。⁵⁸

在文章末署名,是正常的行事,沒有奇怪,問題出在崔瑀把年代標為「貞祐十一年 (1223) 千午」。

高麗奉金為正朔,貞祐為金宣宗的年號。實際上,貞祐年號只用了五年,貞祐5年(1217)9月8日(1217/10/9,儒略曆2165849)已改元興定元年⁵⁹,興定6年壬午(1222)8月9日(1222/9/15,儒略曆2167651)再改元為金光元年。⁶⁰因此,所謂貞祐11年,是不存在的,正確應作金光2年。可是,作為高麗的上將軍崔瑀,他也不知道金宣宗已經改元兩次了。李奎報的《年譜》也有「丁丑貞祐六年(1218)公年五十一」、「壬午貞祐十年(1222)公年五十五」、「甲申(1224)公年五十七」、

^{57 「}瑜伽大士景照,字空空。其遊刃空門,已可謂法王,而又餘事工於詩,故世或以詩僧稱之。」高麗·李奎報:〈兔角庵記〉,《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後集卷11,頁10b-11b。

⁵⁸ 高麗・林椿:《西河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冊,卷6,頁 29a-b。

⁵⁹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卷 15, 頁 332。

⁶⁰ 元·脫脫等撰:《金史》,卷 16,頁 363。

「甲午(1234)公年六十七」等的記載。⁶¹上述貞祐 6 年、貞元 10 年、貞元 11 年的寫法固然不對,甲申、甲午的寫法,也是因為他們認為金已滅亡,才不書年號。 其實,所謂「貞元十一年」這一年是金朝最後一位皇帝——哀宗的即位之年。到了甲午(1234)1月10日,金哀宗才身死國亡。⁶²當高麗王長期得不到金朝的消息時,曾派人上表去探問⁶³,金朝既沒有消息,始決意向蒙古投降。

在蒙古和金人戰鬥時,朝鮮也陷入戰亂,李奎報〈蒙古皇帝上起居表〉云:

蓋昔己卯、辛卯兩年講和已後,自謂依倚愈固,舉國欣喜。64

己卯(1219)講和,指蒙古藉口消滅佔據江東城的遼遺民,而侵入高麗之役,辛卯(1231)講和是蒙古入侵而後退兵之役。雖然文章中用了「講和」一詞,實際上是在和蒙古不斷的交戰中,其間又摻雜著高麗王朝內部武人的都堂擅權問題,對於高麗而言,實是痛苦不堪,所謂舉國欣喜,只是外交詞令而已。65到了這個時候,圖書文化的傳輸中斷,自不待言。

(二) 曲譜輸入與妓樂傳唱

高麗對宋詞的輸入,自始就不是書面的文辭而已,而是將曲譜、唱法和詞篇一 起輸入,最有力的證據有兩件:

第一件,是高麗使臣向北宋要求的採購清單中就有曲譜。

在蘇軾在〈論高麗買書利害箚子三首之一〉中,說到限制淫靡詞曲輸出這件事, 所指的就是曲譜:

又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鈔寫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

⁶¹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卷首, 頁 11b-17b。

⁶² 元·脫脫等撰:《金史》, 卷 18, 頁 402。

⁶³ 高麗・李奎報:〈上大金皇帝表〉、《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8,頁23a-24a。

⁶⁴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8, 頁25a-26b。此文作於1238年戊戌。

⁶⁵ 有關高麗與蒙古的戰爭經過,詳見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蒙古入侵高麗與蒙麗聯軍征日」,頁 1-62。

以觀德。若朝廷特旨為鈔寫,尤為不便。其狀,臣已收住不行。臣忝備侍從, 事關利害,不敢不奏。⁶⁶

這件事的當事人,即接待官員陳軒,受到懲處,《宋史》甚至斥曲譜為「鄭衛曲譜」。⁶⁷ 其實,像宋詞曲譜這樣的流行音樂,如果只向政府機構要求抄送,而不向民間收集, 顯然不合理,應該是使節團感覺到駐留時間有限,無法廣泛收集,才希望由朝廷特 旨代為鈔寫。反過來說,使節團既然提出了這項需求,可見他們十分重視曲譜。以 當時明州和福州往來高麗的海舶眾多,這又是容易賺錢的生意,則通過商業往來, 曲譜在高麗已經流傳的事情,也就不難想見。而且,蘇軾雖然奏請勿予,但接著而 來的崇寧、宣和的友好期,應會開放曲譜輸入高麗。至於金人入主中國之後,高麗 人如果繼續向金國購買曲譜,當然也非不可能。

第二件,是李藏用默記「人月圓」音樂的例子。

《高麗史》記載李藏用將〈人月圓〉曲子傳入高麗的經過時說:

從王入朝⁶⁸,……翰林學士王鶚邀宴其第⁶⁹,歌人唱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中音節,鶚起執手歎曰:「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者也。」⁷⁰

李藏用侍從高麗元宗(王禃)到元大都,是在忽必烈至元元年(高麗元宗 5 年,1264), 9月庚子(29日,1264/10/20,儒略曆2183027),抵達燕京,10月己未(18日,1264/11/8, 儒略曆2183046),啟程返回高麗。王鶚宅的宴會就是發生在這期間。

本記載重點有二,首先是,故事中顯示了詞的演出是以「某人所填詞+調譜」

⁶⁶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35,頁994-998。

^{67 「}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為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 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1997),卷346,〈陳軒傳〉,頁10985。

⁶⁸ 「五年(1264)九月庚子,元宗達燕京,十月己未始還。」朝鮮・鄭麟趾撰:《高麗史・元宗世家》 (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1970),卷 102,頁 24a。

⁶⁹ 金·王鶚 (1190-1273),字百一,曹州東明 (今山東省東明縣,位菏澤縣西)人。金哀宗正大元年 (1224)狀元,授翰林應奉。後降元,中統元年 (1260)任翰林學士承旨,制度典章多由其裁定, 至元 5 年 (1268)致仕。卒,諡文康。

⁷⁰ 朝鮮·鄭麟趾撰:《高麗史》,卷 102,頁 24a。

一起被點唱的,例如「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宴會中,宋詞既然 由妓樂演唱,則當時的點唱人並不是單單點選詞牌,在詞牌之外,還需指定某人的 詞作,才是完整的一個曲譜。

其次是,宴會中人雜酒酣,不能拿紙筆記譜,李藏用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小 聲的跟著女樂記誦,居然合乎音律,得到主人的讚賞。宴會結束後,他把暗記下來 的〈人月圓〉、〈春從天上來〉的詞作與音節都寫下來,完整的曲譜就由他帶回高麗。

從上面這兩件故事來看,不論是高麗使臣要求官方代鈔曲譜,或是李藏用在宴會中聆賞妓人演出時背下曲譜,都會衍生「妓生教唱」和「倚聲填詞」的問題。那麼,高麗人取得曲譜之後,怎麼教唱?怎麼倚聲呢?是用高麗語為之呢?還是連漢語唱法一起學,就像今人唱西洋歌曲呢?

在高麗文集中,可見高麗人喜歡聲伎,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就記載了很多 妓樂經驗,不只是李奎報,閔思平(1295-1359)也有〈碩城府院君出戰凱還,慰兩 親之思,是可賀也。公出家妓,大開歡席,予醉甚,聊呈拙句〉詩說:「七旬親老猶 無恙,百戰生還可不誇。我與南君門下客,喜聞仙妓一聲歌」⁷¹,在這場宴會中, 碩城府院君的家妓們所歌的內容雖然不明,卻不能否認她們在這裡歌唱的事實。

在眾多的記載中,有些會寫下所唱曲子的詞牌,例如李集(1327-1387)〈次韻贈裴察訪三首之二〉所云:

線渺朱樓柳外斜,琵琶鳴咽是兒家。重來聽此相思調,一曲新詞蝶戀花。⁷² 詩中用第一人稱寫到自己聽到以琵琶伴奏的〈蝶戀花〉詞調。又,李穡〈讀玉屑卷 末〉云:

望江南調與聲清,綽約肌膚冰雪明。歌罷出門無處覓,定應騎鵠上瑤京。⁷³ 首二句以妓生能唱〈望江南〉曲子,來形容《玉屑卷》主人的風雅。此外,前文曾

⁷¹ 高麗·閔思平:《及菴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3,頁14b。

⁷² 高麗·李集(1327-1387):《遁村雜詠》,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頁 12a。

⁷³ 高麗·李穡:《牧隱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4冊,卷8,頁29a。

提到的鄭誧〈巫山一段雲:辛水原席上贈妓〉云:

明月當歌席,香風泛畫堂。佳人笑整越羅裳,脈脈斷人腸。 夜靜絃聲急, 天寒燭影長。酒闌攜手起彷徨,一曲滿庭芳。⁷⁴

既然是席上贈妓,而且是以〈巫山一段雲〉詞牌填好來贈給歌妓,可見這位妓女會唱〈巫山一段雲〉曲調。⁷⁵又,此詞末句「一曲滿庭芳」之後,有小字注:「曲名」,可見鄭誧和歌者都知道〈滿庭芳〉曲子,從句中的意思看來,這名歌妓當天可能也唱了〈滿庭芳〉詞。

此外,洛下生《海東樂府》〈楊花徒〉一條記韓宗愈事,首二句即唱:「君歌人月圓,我設楊花筵」,可見韓宗愈時妓人能唱〈人月圓〉。韓宗愈(1287-1352)年齡略早於李齊賢,兩人算是同時同朝。⁷⁶

看到這些歌妓們唱〈蝶戀花〉、〈望江南〉、〈巫山一段雲〉、〈滿庭芳〉、〈人月圓〉的記載時,雖然不知道當年是用漢兒語音唱出?還是用高麗語音唱出?但是,這些詞的曲調正活生生的在酒筵中被歌妓們傳唱著,乃是事實。由此,不難想像所謂倚聲填詞的場景,如果依曲演唱的人,可以用高麗語音唱出〈蝶戀花〉、〈望江南〉、〈巫山一段雲〉、〈滿庭芳〉、〈人月圓〉這些詞,欣賞他們演出的人也可以聽得懂,得到趣味,憑什麼說,詞人不可以用高麗讀音去填詞呢?如果依曲演唱的人,像今世唱西洋歌曲一樣,能夠用本來的中國語音來歌唱呢?在相同的音樂下,聽著異國情調的發音,倚聲填詞,何嘗不可?所以,對高麗人而言,不必精通中國語音也會填詞,應該是可能的。

填詞和語音的問題,其實是很難解得開的連環。中國的語言那麼複雜,單以北

⁷⁴ 高麗·鄭誧:《雪谷集》,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 卷下, 頁 10b-11a。

⁷⁶ 朝鮮・李學達 (1770-1835):《洛下生集》第 17 冊《秋樹根齋集・海東樂府》,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90 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2),頁 28b-29b。按:高麗・韓宗愈 (1287-1354),《高麗史》巻 110 有傳。

宋名家來說,柳永、周邦彥、蘇軾、李清照的母語就不相同,雖然可以利用韻書來分析平仄和押韻,可是,分析韻書就能反映詞人各自的發音真相嗎?李清照著名的〈聲聲慢〉中,「守著窗兒,獨自怎生的黑」這一句,用現代國語來讀它,非常柔媚,如果用淵源於隋唐古音的閩南語讀書音的話,就會令人發笑。然而,一首詞在流傳時,並不是只有作者在唱,而是有井水處都可以唱,到底歌者使用什麼語音,這個問題實在很複雜。在朝鮮時代,常有歌妓在酒筵上唱陶淵明〈歸去來辭〉的記載77,〈歸去來辭〉這麼長的一篇,歌者和聽者想必都需要有極大的興味,才能聽完演唱,如果妓生們使用人人不懂的漢語音,應該是不可能的。

以上討論了北宋、金、元的宋詞曲譜輸入高麗,以及在高麗所見到的妓生歌唱的現象,在這種環境下,對照前文所看見的詞人活躍的情形,我認為高麗人在自己 國內學習填詞,沒有什麼不可以。

不過,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看到宋詞的創作逐漸與音樂脫離,新興的元散曲 和南北戲曲、山歌取代了宋詞的曲譜地位,在朝鮮時代也看到妓生的歌曲大量本土 化,如〈時調別曲〉、〈春眠曲〉、〈相思別曲〉這些歌辭⁷⁸,漢字和諺文並用,雖然 它們還保留了大量漢字,歌唱時已經純用本土語音,實際上是朝鮮新創的歌辭了。

演變的道路,從高麗時代就開始,安軸《謹齋先生集》的「歌辭」項下,載有〈竹溪別曲〉和〈關東別曲〉,就加入了本國語音:

中興聖代,長樂太平,為四節遊。是沙伊多。(〈竹溪別曲〉)79

三日浦、四仙亭,奇觀異跡。彌勒堂、安祥渚,三十六峰。夜深深、波瀲瀲, 松梢片月。為古溫、貌我隱。伊西為乎伊多述即徒。矣六字丹書,為萬古千秋, 尚分明。(〈關東別曲九章之三〉)⁸⁰

⁷⁷ 朝鮮·崔昌大(1669-1720):〈酒席聞歌妓唱陶詞,感而賦之〉,《昆侖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 《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83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7),卷 5,頁 24b-25a。

⁷⁸ 朝鮮·不著撰人:《酒方文》,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筆寫本。

⁷⁹ 高麗·安軸(1282-1348):〈竹溪別曲〉、《謹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頁8b-9b。

⁸⁰ 高麗·安軸:〈關東別曲〉,《謹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 百7a-8b。

前一個例子,只在句尾加上「沙伊多」,後一個例子,除了加上襯字「伊西為乎伊多」和「矣」,句子結構也以便於高麗語音發揮的三字句。安軸開端之後,到朝鮮時代,發展還很綿長。不過,這條發展路線,已經超出了高麗人填詞的討論,就此作結。

五、李齊賢中國行及北學中國語之可能性

(一) 高麗對元朝的認同與李齊賢的進入萬卷堂

隨著元朝的建立,從忽必烈開始給予高麗特殊的地位,高麗人對元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崔瀣〈泰定丙寅(3年,1326)問舉業諸生策二道〉,最能代表這種心理:

本國自聖元應天啟祚,首迎王師,劉平遼賊,因結盟好,歲述土賦,于今百 有餘年。故得恭荷累朝聖獎,至蒙釐降,亦且三世矣。許王自署官僚,國中 風俗一切不革其舊。天下多方,有民有社者,唯一三韓。而又四邊無警,人 老止戈,聖德廣大,天地莫喻。⁸¹

文中提到的種種事狀,如「首迎王師」,可參看李奎報〈上都皇帝陳情表·同前狀〉⁸², 文中歷數元朝對高麗的優遇,說到忠敬王(即高麗元宗)為太子時,拜迎忽必烈於 梁楚之郊,說忠烈王娶了忽必烈的長女齊國大長公主,說忠宣王被封為瀋王,乃至 津津樂道「舅甥之好」的關係。其實,在這段期間,還有很多悲歡相雜的婚姻,朝 鮮美女遍布中朝貴人家⁸³,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室烈問的妻子金氏,即為一例。⁸⁴

⁸¹ 高麗·崔瀣:《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1,頁15b-17a。

⁸²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8, 頁14b-17b。原來標題只有「同前狀」三字,按本文起首即云:「臣某謹頓首再拜,奉書于皇帝紫微 闕下,臣以一二所望事件,已具表言之」,由此可見,所謂「前狀」即指「已具表言之」的前一篇 〈陳情表〉,〈陳情表〉之前一篇為〈上都皇帝起居表〉,其脈絡一貫,故將本文題目增補為〈上都 皇帝陳情表・同前狀〉,使文義清楚。

⁸³ 高麗・李穀:〈代言官請罷取童女書〉、《稼亭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巻8、頁2a-5a、文中對此事言之甚詳、到至元3年(1266)、罷取童女事才得施行。

^{84 「}延祐、至治間有旨索王氏女,而女入其選,今適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室烈問,封靖安翁主,迺

元惠宗(即元順帝)皇氏奇氏(1315-1369),尤其是高麗女子中境遇最奇特者。85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高麗文人赴中國的數量大增,如崔瀣〈送鄭仲孚書狀官序〉所說的:

自臣附皇元以來,以舅甥之好,視同一家。事敦情實,禮省節文。苟有奏稟, 一介乘傳,直達帝所,歲無虚月。……矧今天下一姓,薄海內外,梯險航深, 輻湊輦下。……元統二年(1334)三月既望。⁸⁶

高麗文人也踴躍參加元朝的科舉,見崔瀣〈東人之文序〉所云:

幸遇天啟皇元,列聖繼作,天下文明,設科取士已七舉矣,德化丕冒,文軌不異。顧以予之疏淺,亦嘗濫竊,掛名金牓,而與中原俊士得相接也。⁸⁷

欽惟聖元一視同仁,立賢無方,東士故與中原俊秀並舉,列名金牓,已有六 人焉。⁸⁸

崔瀣是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入元考取進士,錄取者共四十三人,他列名二十一。當時在元朝科舉成名的人物中,有本來無功名者,也有已經在高麗中過進士,已有官職,再到元朝考取的,如崔瀣、李穀、李穡皆是。

在這個階段中,高麗和中國的文人學士往來,也在自然發展中達到盛況,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便是高麗忠宣王在大都蘆溝橋畔創設「萬卷堂」。「萬卷堂」之得名,取杜甫「讀書破萬卷」之義,也有收藏圖書破萬卷的自豪,朴趾源(1737-1805)《熱河日記·銅蘭涉筆》云:

所鍾愛。當其遠送,憂懣成疾,自後時已時作。至元統三年,病殆,藥不效,越九月乙酉卒,年五十五。先此,東人子女被刮西去無虛年,雖王親之貴不得匿。母子一離,杳無會期,痛入骨髓。至於感疾隕謝者,非止一二,天下孰有至冤過是哉?今天子用御史言制禁之,一方老幼喜際仁明,不知手舞足蹈者,獨恨翁主未及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高麗・崔瀣:〈壽寧翁主金氏墓誌〉,《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2,頁6b-8b。

- 85 奇皇后蒙古名為完者忽都,事蹟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14,〈順帝后完者忽都〉,頁 2880-2882。
- 86 高麗·崔瀣:《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3 冊,卷 2,頁 1a-2b。
- 87 高麗・崔瀣:〈東人之文序〉、《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2、頁12a-13b。
- 88 高麗・崔瀣:〈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2,頁4b-6b。李中父即李穀。

(忠宣王)遣博士柳衍等詣江南購書籍,船敗,時判典校洪瀹在南京,以寶 鈔一百五十錠遺衍,購書一萬八百卷而還。瀹又奏元,賜王書四千七十卷, 皆宋秘閣所藏也。⁸⁹

柳衍購書事,《高麗史節要》說是延祐元年(1314)為高麗成均館購書事,朴趾源蓋 誤會為萬卷堂所購。⁹⁰但洪淪當時到南京去,是受了忠宣王的派遣,其中便有為萬 卷堂購書的任務。元人龔璛(1266-1331)〈贈洪子潀參軍,瀋王處購書奉旨乘驛〉 詩,可以為證:

與圖瀋國東南境,家世遼城尺五天。志士何妨曳裙貴,賢王欲與購書傳。文 風物色先江左,使指光華下日邊。我亦平生小溟渤,要隨洪範過朝鮮。⁹¹

洪淪既富學問,精通內外典,正是採購書籍最佳人選,他不僅到南京,亦到杭州。⁹² 又奉旨得乘驛,萬卷堂之成,淪與有力焉。忠宣王去世後,其妻(即元顯宗之女, 薊國大長公主)回到高麗居住,將萬卷堂圖書文物大量運回高麗。

由於歷任國王都娶了公主,高麗也出現了要求將王國地位提昇,從原本與漢人並列,提高到色目人的位階。李齊賢所擬的〈乞比色目表〉、安軸所擬的〈請同色目表〉,便代表了王室的期待。⁹³因此,在士人的心理上,普遍認同元朝,正如李齊賢

⁸⁹ 朝鮮·朴趾源(1737-1805):《燕巖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52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卷 15,頁 53a。

^{90 「}六月,贊成事權溥、商議會議都監事李瑱、三司使權漢功等,會成均館,考閱新購書籍,且試經學。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簿,未達而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參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 24,〈忠肅王元年〉條,頁 575。

⁹¹ 元·龔璛:《存悔齋詩》(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頁 37b-38a,又,同書頁 28b,〈瀋邸洪子 深參軍得旨江南印儒書歸國,次韻張清夫所贈以贈之〉:「海東貿易雞林改,天下文明鳳詔開。歸載 圖書廣恩賜,新正同赴萬年杯。」

⁹³ 見高麗·李齊賢:〈乞比色目表〉、《益齋亂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8,頁 2a-3a,列舉理由,要求提升地位:「洎子孫而相繼,講甥舅之至權。……既然得附於本支,何乃未同於色目?」又見:「方初釐降帝姬,永以慶流於萬世。今又誕生聖嗣,必將福及於三韓。……茲遠別於漢南,得同入於色目」。高麗·安軸:〈請同色目表〉、《謹齋集》,收入韓國古

在〈沁園春:將之成都〉下片所詠的;

幸今天下如家,顧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總 入清哦。安用平生,埃黔席暖,空使毛群欺臥駝。休腸斷,聽陽關第四,倒 捲金荷。⁹⁴

我們還可以再引李穡父子詩來證明這種心理,李穀〈灤京紀行:居庸關〉詩云:「天限燕雲有古關,崎嶇細路兩山間。太平此日車方軌,黃屋年年此往還」⁹⁵,李穡〈憶燕都〉絕句:「回首燕都更渺茫,黃金臺上又斜陽。橋門五百青衿子,誰頌中興比大唐」⁹⁶,這些詩中的讚歎都真實不虛,所詠的山川景觀也可與大都實物相印證。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李齊賢首次到元大都就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正月, 前一年他已經在高麗王朝拜內府豐儲副令,是以高麗官員的身分,受忠宣王之召到 元大都府邸工作的,據李穡〈雞林府院君謚文忠李公墓誌銘〉云:

忠宣王……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娱。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 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正月也。姚牧菴、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歎不置。⁹⁷

李穡此文頗具代表性,後人關於萬卷堂的記事皆從此文演繹而出。不過,這段記載中有疏失之處,例如:姚、閻二人雖是忠宣王之客,卻與萬卷堂無關。因為姚燧(牧菴)死於皇慶2年(1313)⁹⁸,閻復(子靜)卒於皇慶元年(1312),二人都未及看到萬卷堂落成,李齊賢亦未與二人相見。由於忠宣王在營構萬卷堂之前曾禮接二人,李穡遂連書及此,因而致誤。或者,李穡是依據李齊賢在〈史贊〉中的一段話:

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頁9b-10a。安軸於元泰定元年(1324)在元朝中進士,高麗忠肅王二次復位(1339)後,曾任館職,負責表箋職命,此文應作於此時。

⁹⁴ 高麗·李齊賢:《益齋亂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10,頁1a。

⁹⁵ 高麗·李穀:《稼亭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18,頁6a。

⁹⁶ 高麗・李穡:《牧隱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4冊,卷6,頁15a。

⁹⁷ 高麗・李穡:《牧隱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4 冊,卷 16,頁 3a-9b。

⁹⁸ 關於姚燧(1238-1313)與忠宣王之往來,據元・姚燧:《牧庵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附錄・年譜〉,頁23:「至大三年庚戌,先生七十三歲,是年舉致為汴省椽,有……潘王詩序」。按:〈潘王詩序〉見《牧庵集》,卷3,頁16b。姚燧雖受忠宣禮遇,但皇慶2年(1313)9月14日已卒,李齊賢不可能從之遊。

忠宣聰明好古,中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閻復、姚燧、蕭

輔、趙孟頫、虞集, 皆游其門,蓋嘗與之尚論也。99

但是,這份名單只和忠宣王有關係,並不等於萬卷堂貴客,也不等於李齊賢曾經相接的人。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¹⁰⁰時年 61 歲,元明善(1269-1322,字復初)時年 46 歲¹⁰¹,他們兩人才能游於萬卷堂,在《益齋亂稿》中,也收有兩人的贈詩。不過,這一年李齊賢才 28 歲,是以後輩之禮,周旋在二位大老之間。當時還有虞集(1272-1348),也是忠宣王的門客,時年 43 歲。

以李齊賢的年輕好學與知名度,他與趙孟頫、元明善的往來,應以謙遜和客套的成分居多。他從高麗到了大都,如果說私毫沒有受到大都文學名家大老的衝擊與影響,是絕對不可能的,可是,若是說他到了此地,才因為學會了漢語,進而才能夠倚聲填詞,並不合理。

(二)李齊賢在大都應該學習蒙古語還是漢兒語

徐居仁認為李齊賢是北學之後,才會倚聲填詞,其中的一點重要認知,是「吾東方言音與中國不同,不能倚聲」。我在前面已經談過,不會中國語音,只會韓國的漢字音,並不妨礙倚聲。歌妓都可以鄉音唱曲,填詞人何嘗不可用之倚聲?在本小節要進一步討論,李齊賢學了漢兒語嗎?首先,請看李奎報〈蒙古國使齎迴上皇太弟書〉這篇文章:

某月日,使臣某至,奉傳鈞旨,備認皇太弟大王殿下起居萬福,欣慰良多。 但來教以小國不曾發遣女孩兒及會漢兒文字言語人,亦不進奉諸般要底物等 事,督責甚嚴。聞令惶悸,不知所圖。上件人物皆下國所乏,前已再陳所不 能應副之由,輸寫肝膽,無所隱蔽。

⁹⁹ 高麗・李齊賢:〈史贊・太祖〉、《益齋亂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 巻 9 下, 頁 1a。

¹⁰⁰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人,宋宗室。延祐 6 年請老歸。至治 2 年卒,年六十九。

¹⁰¹ 元明善 (1269-1322) 字復初,大名清河人。仁宗即位,遷翰林待制,歷陞直學士、侍講學士,改 禮部尚書。英宗立,授翰林學士,至治 2 年卒。

這是在 1219 年所作,文中主要是對元人向高麗王要求選派「會漢兒文字言語人」一事,予以婉拒。在李奎報之時,蒙古以強大的兵威劫脅高麗,所以蒙古向高麗提出的每項要求,一般都會先遭到婉拒,一直到無法推托時,才會打了折扣去備辦。如李奎報〈送撒里打官人書〉云:「前次所諭進皇帝物件內水獺皮一千領好底與來事」,最後送了「九百七十七領輸進」¹⁰²,就是一個例子。不過,蒙古向高麗要求「會漢兒文字言語人」,是因為蒙古當時正在攻打金國,需要處理對金國佔領區的事務,需要大量了解漢字漢語的人,高麗文人能書寫漢字漢文,蒙古當然要向高麗徵才。而高麗王的推拒也不無道理,原因就在高麗人「會漢兒文字」卻不會「漢兒言語」。

這些懂得漢字漢文,卻不能說漢語的文人們,在一百年後因為政治局勢改變, 而大量到中國來的時候,究竟有沒有學習漢兒語呢?正當李齊賢還為高麗王撰進的 〈乞比色目表〉、安軸也受命撰進〈請同色目表〉,希望把高麗的地位,提高到漢人 這一等級之上時,他們的眼中,對漢兒語還會有熱情嗎?更不要說,北方的漢兒語 和南宋人的語言還不相同。

蒙古的統治策略,相當重視蒙古語的教育,不但把蒙古字、蒙古語定為「國字」、「國語」,在京師及各路的下屬學校中全面講習蒙古字語¹⁰³,中國人精通蒙古語如張雲龍之類者為數甚多。¹⁰⁴元廷又把蒙古語教師送到藩國,要求學習蒙古語。¹⁰⁵當時, 高麗從忠烈王以下都取蒙古姓名,都講國語,權貴子弟也熱心學習¹⁰⁶,凡名號稱謂,

¹⁰² 本文作於 1232 年,壬辰四月。見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28,頁7b-9a。

^{103 「}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又云:「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 路蒙古字學。十二月,中書省定學制頒行之,命諸路府官子弟入學」。明·宋濂:《元史》,卷81, 〈學校〉,頁2027。

^{104 「}張雲龍,江西人,其學本吾儒,兼通蒙古字語,旁出入術數中。」高麗·崔瀣:〈送張雲龍國琛 而歸序〉、《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卷2,頁25a-27a。

^{105 「}春正月,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來。」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 21,〈忠烈王乙未二十一年・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頁 535。

¹⁰⁶ 例如崔文度,即為權貴子弟習蒙古字語之例:「春軒崔良敬公,諱文度,字羲民,……春軒宿衛中朝,習蒙古字語。」高麗·李齊賢:〈有元高麗匡靖大夫都僉議參理上護軍春軒先生崔良敬公墓誌 銘〉、《益齋亂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7,頁27b-29a。

皆用蒙古語。¹⁰⁷元朝重開科舉之後,沒有對高麗人設限,高麗人到元朝參加科舉並 任宦於元的人不少,考試固然使用漢文,但交際及出任都需要用蒙古語。¹⁰⁸在高麗 時期的文獻中,也時時可以看到某人因為通蒙古語而受到優寵的記載。¹⁰⁹如果說, 李齊賢到元大都,不學國語而學漢兒語,反而不合理。

再以李齊賢的交遊來說,當時在萬卷堂為貴賓的虞集便精通蒙古語,見《元史· 虞集傳》¹¹⁰,虞集年齡長於李齊賢,官位及文壇位望,也遠遠高於李齊賢。受瀋王 提拔的人士中,還有一位與李齊賢交好的朱德潤(1294-1365),也精通蒙古語。朱 德潤著有《存復齋文集》,他於延祐6年(1319)始到萬卷堂,時年二十五¹¹¹,年小 於李齊賢,李齊賢陪侍忠宣王降香江南時,兩人相識,有詩酬酢,這位朱德潤也是 能說蒙古語的。¹¹²

李齊賢丈人權溥的孫子權廉(1302-1340),也精通蒙古語:

公所事而友之者。如益齋李侍中、淮安莊順公、……皆一時豪傑。文章政事, 馳騁射御,人至今宗之。公游其間,習慣如自然。而又招故侍中金公逸逢,

¹⁰⁷ 朝鮮・李徳懋 (1741-1793):〈盘葉記三・拔都〉、《青莊館全書》、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58 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巻 56,頁 6a-6b。

^{108 「}蓋高麗人仕元,元人來留高麗,故東語多同蒙語。」朝鮮·李德懋:〈盎葉記五·蒙古語〉,《青莊館全書》,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58 冊,卷 58,頁 3a。

^{109 「}夏四月,太子下旨云,散員康俊才,以本系微賤,限七品,然能通蒙古語,宜限五品。」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18,〈元宗庚申元年(1260)〉,頁451。又,「平壤君趙仁規卒。仁規,祥原郡人,自少穎異。學蒙古語,以未能出於儕輩,閉戶三年,晝夜誦習,遂知名。每有奏請,必遺仁規,凡奉使者三十,專對之功頗多。然多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23,〈忠烈王戊申三十四年(1308)〉,頁563。

^{110 「}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明·宋濂:〈虞集傳〉,《元史》, 卷 181,頁 4176-4177。

¹¹¹ 元·朱德潤:〈延祐六年,德潤以太尉藩王見知,徵入京師,道經淮安,得端石硯,作硯銘〉,《存復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頁264。 又有〈延祐六年九月廿二日渡揚子江〉、〈別後懷權贊善李仲思二宰〉二詩,見卷8,頁321;又有〈祭太尉藩王文〉,見卷7,頁312。

^{112 「}昔與姑蘇朱德潤,每觀屏障燕市東」。高麗・李齊賢:〈和鄭愚谷題張彥甫雲山圖〉、《益齋亂稿》, 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卷4,頁17a。又,元・朱德潤:《存復齋 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24冊,卷10,頁338,有〈送李齊賢之臨洮〉。

習蒙古語多通之,其才之美有足多者,而天不與之壽。113

文中所說的金逸逢,至正 11 年 (1351)任判密直事,恭愍王 10 年 (1361)任僕射, 恭愍王 12 年 (1363)任判三司事,恭愍王 18 年 (1369)為侍中。當他年輕時,和 權廉一起去學蒙古語。

從這些個案來看,李齊賢到大都來,他如果需要學習元朝的語言,他需要學的 是蒙古語,而不是漢兒話,是十分明顯的。

六、結論

高麗詞學必定淵源於中國,根本不須討論。但是,高麗人如何從異地文化的流轉中學得填詞的能力?其間深入而細緻的過程,卻是深具研究趣味的主題。

本文以徐居正《東人詩話》的「益齋北學填詞說」為引子,對李齊賢與其詞學淵源,作了深入的探討。徐居正認為東國人語言與中國不同,學不會填詞,李齊賢北學中國,所以獨擅填詞。筆者利用高麗末年到朝鮮前期的大量文集,證明李齊賢前後的高麗文人中,也有不少人填詞,他們都是沒有到過中國的;筆者再從高麗政治的現實與蒙古的國語政策來推論,李齊賢即使到了中國,說的也是蒙古語,不可能去學習適合宋詞的中國語音。

李齊賢填詞,並不是孤立現象。從北宋開始,高麗就不斷的到中國買書,使團甚至向朝廷要求寫送曲譜,他們接受北宋詞的熱情,非常明顯。及至金人佔據中國北方,高麗臣屬於金,仍然不斷的搜求中國文物,因此,填詞在高麗境內的傳習,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李齊賢和他的前後輩高麗文人,都是在高麗本國學會了填詞。至於李齊賢為何到了中國,才寫出大量的旅行詞,應該是因為旅行而激發了寫作的興味,不能解釋為「北學中國」才知道填詞。

¹¹³ 高麗·李穡:〈重大匡玄福君權公墓誌銘〉,《牧隱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 正編第4冊,卷16,頁12b-16b。

李齊賢的詞學淵源,乃是從北宋詞和金詞這個系統而來的,在北宋方面,以柳永和蘇軾對他的影響最為直接,金詞方面,吳激居於重要位置,元好問也是值得注意的人,但是,《益齋亂稿》中完全沒有提過元好問,所以,比較周延的說法,應該說是包含了元好問的金人詞,傳入高麗,而間接影響了李齊賢。至於南宋詞方面,他可能在中國旅行時有所接觸,也曾受到一點兒影響,並不是主要的成分。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一) 中國

- 宋·柳永撰,高建中點校:《樂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金·元好問輯:《翰苑英華中州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 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金·元好問撰,姚奠中點校:《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24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計,2002。
 - 元·姚燧:《牧庵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0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元·龔璛撰:《存悔齋詩》,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
 -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 *清·萬樹:《詞律》,臺北:世界書局,1965。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

(二)韓國

高麗·元天錫:《耘谷行錄》,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高麗·安軸:《謹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高麗·成石璘:《獨谷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6

-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承休:《動安居士行錄》,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2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崇仁:《陶隱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集:《遁村雜詠》,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3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詹:《雙梅堂篋藏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齊賢:《益齋亂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57-259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
- *高麗·李穀:《稼亭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李穡:《牧隱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4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林椿:《西河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金九容:《惕若齋學吟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6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金坵:《止浦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2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崔瀣:《拙稿千百》,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3

-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陳澕:《梅湖遺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閔思平:《及菴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鄭誧:《雪谷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3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高麗·權近:《陽村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7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0。
 - 朝鮮・不著撰人:《酒方文》,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筆寫本。
 - 朝鮮·朴趾源:《燕巖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52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
 - 朝鮮·李殷相:《東里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22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4。
 - 朝鮮·李槊:《活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32冊, 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7。
 - 朝鮮·李學逵:《洛下生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90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2。
 - 朝鮮·金宗直:《佔畢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2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
 - 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2。
 - 朝鮮·金烋:《敬窩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00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2。
 - 朝鮮·金載瓚:《海石遺稿》,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259 冊,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
 - 朝鮮・姜希孟:《私淑齋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

12 冊, 首爾: 韓國古典翻譯院, 1988。

朝鮮・徐居正:《東人詩話》,首爾:保景文化社,1991。

朝鮮·崔昌大:《昆侖集》,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83

冊, 首爾: 韓國古典翻譯院, 1997。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1970。

*〔韓〕柳己洙編:《歷代韓國詞總集》,首爾:韓信大學校出版部,2006。

(三)網站資源

韓國古典翻譯院:《韓國古典綜合 DB》,網址: 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

二、近人論著

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衣若芬:〈李齊賢八景詩與韓國地方八景之開創〉,《中國詩學》9(2004.6),頁 147-162。

簡錦松:《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收入《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第6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 〔韓〕柳己洙:《李齊賢及其詞之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論文,1991。
- [韓]柳己洙:〈中國과 韓國의「巫山一段雲」詞研究〉、《中國學研究》8(1993.10), 頁 209-238。
- 〔韓〕柳己洙編:《歷代韓國詞總集》,首爾:韓信大學校出版部,2006。
- [韓]柳己洙:〈中國詞의 受容과 創作- 새로 발견된 高麗·朝鮮詞를中心으로〉, 《中國學研究》65(2013.9),頁 3-24。
- 〔韓〕柳己洙:〈《益齋長短句》的淵源及其對後世的影響〉,《詞學》36(2016.12), 頁 87-10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Koryo] Li Gu, Jia Ting Ji [Li Gu's Poems Collection] adopted in Han Guo Wen Ji Cong Kan [A Series of Korea Essay Collections] Vol.3 (Seoul: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1990).
- [Koryo] Li Qi Xian, Yi Zhai Luan Gao [Li Qi Xian's Poems Collection] adopted in Han Guo Wen Ji Cong Kan [A Series of Korea Essay Collections] Vol.2 (Seoul: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1990).
- [Koryo] Quan Jin, Yang Cun Ji [Li Gu's Poems Collection] adopted in Han Guo Wen Ji Cong Kan [A Series of Korea Essay Collections] Vol.7 (Seoul: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1990).
- Ryu Gee Soo, *Li Dai Han Guo Ci Zong Ji* [The Collection of Korean Classics Poems in Various Dynasties] (Seoul: Hansh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ong] Su Shi, Su Shi Wen Ji [Su Shi's Essay Collections] Collated by Kong Fan Li (Beij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Yuan] Tuo Tuo et al., Song Shi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Yuan] Tuo Tuo et al., Jin Shi [History of Ji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Tang Gui Zhang, *Quan Jin Yuan Ci* [All the Ci Poetry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Qing] Wan Shu, Ci Lv [The Rule of Poems] (Taipei: World Book Company Ltd., 1965).
- [Jin] Yuan Hao Wen ed., Han Yuan Ying Hua Zhong Zhou Ji [Zhong Zhou Collections] adopted in Si Bu Cong Kan Zheng Bian [Main Compilation of Collected Books Organ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Vol.97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9).